



## 旅歐二年之感想

金問泗講演

諸位，如果要我猜一猜諸位在這個時候的心理，我想諸位第一句要問的話，就是歐洲要不要打仗呢？提起這個問題，就想到本國歷史上一件故事。當春秋時候，吳楚兩國的邊境那裏，吳國有一家女子，跟楚國有一家女子，因為彼此爭幾株桑樹，兩家就打起來，因此就引起了兩國的戰爭。這是二千五六百年前的故事。到了現在複雜的世界，戰爭原因，當然不能如此簡單。可是倫敦泰晤士報有一位名記者，叫做 Walden Stuart 他對於世界情形，非常熟悉；對於中歐東歐的情形，尤為熟悉。他的著作很多

旅歐三年之感想

。我記得他有一本小小冊子，叫做『戰後歐洲之前夕』，內有一段話，他說得很有趣味的。他好像說過：假定在恒澤自由城地方，有一個坐火車的德國人，跟一個波蘭兵，為了一件小事，發生誤會，發生衝突，就可以鬧得天翻地覆，引起第二次歐洲大戰。他說這一句話，並非他自認為預言家，預料將來歐戰一定會這樣發生的。他的意思，無非是說明：國際間有了緊張的局面，那末，國際戰爭，是隨時可以爆發的。兄弟引本國的一段故事，又引這個名記者一段假定的話，也就是同樣意思。所以對於歐洲要不要打仗一個問題，這幾句話，就是兄弟的答案了。

講起歐洲的局面。自從凡爾賽條約



簽訂後，到了今日，這個十五六年的歷史，可用幾句簡單的話，把他總括起來。原來巴黎和會的時候，有兩種政治家，鉤心鬥角，絞盡他們的腦汁，多要實現他們的主張。這兩種政治家：一種是富於理想的，如同美國大總統威而遜和英國的勞勃薛西爾，他們是從大處着眼，一心一想，要保持將來世界和平的。還有一種政治家，是注意事實的；是以本國利害關係為前提，拿戰勝國的地位來重新支配全世界的，如同法國的克雷孟梭和英國的勞合佐治皆是。頭一種政治家，苦心孤詣，要想立一個和平基礎，所以不得不對於第二種政治家，事實上種種遷就。這第二種政治家，利用這個人心理，運用手腕，貫徹了他們的主張

。結果，就有凡爾賽和約，這就是十六年來歐洲種種糾紛的起因。假使真有第二次歐戰，這個和約，恐怕就是第二次歐戰的禍根。

凡爾賽和約產生了國際聯合會。俗名叫做國際聯盟；又簡稱國聯。威而遜起初的用意，是要造成一個以公理為基礎的和平局面。後來因為種種事實關係，不能實現這個主張；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姑且先成立了國聯，等到將來，再把不合公理或違背公理的種種國際關係，在國聯機構內，逐步的加以糾正。當時威總統應付山東問題的時候，就把這層意思，向我國代表懇切說明。那知道美國參議院不把凡爾賽和約批准；結果，美國不加入國聯。所以國聯產生這

一天，就是一個極不健全的嬰兒。因此，有人說國聯的機構只能當他一個實行凡爾賽和約的工具，這個批評，倒也不能說他太苛刻。所謂逐漸糾正不合公理的國際關係一層；到如今，還是一場空夢！

國聯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當然不會有鞏固的基礎，當然與威而遜理想中的國聯相差很遠的。因此，國聯成立以後，雖然對於政治法律社會種種問題，却有許多有價值之貢獻；然而對於以公理為基礎保持世界和平一層，實在毫無把握。因此，各國感覺到非自己去找一條路走不可。現在，兄弟要把歐洲重要各國之政策，尤其是他們外交政策，簡單的分別講一講，來供諸君的參考。

旅歐三年之感想

先說法國。法國的政策，是欲求法國本國的安全。法國的四千萬民衆，是常在那裏怕德國六千萬民衆要把他們擠到大西洋裏去。他們決不因歐戰打勝，凡爾賽和約訂成，即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況且凡爾賽和約，原來附有一件，叫做英美法三國互助條約。因為美國不批准，所以英國也不願受這個互助公約之拘束。法國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得不在全歐洲滿處去布置他的安全網。他起初與德國攜手，訂了一個洛卡諾公約，由英義兩國擔保法比德三國西歐國境之安全。在東歐中歐也滿處去找朋友。到了德國希特勒出來當國以後，不到八個月，德國因為軍縮問題不能得到實際上平等待遇，於是退出軍縮會議，並且

退出國聯。因此，法國一天一天的增加恐慌，格外感覺到找朋友之必要。原來歐戰以後，法國和義大利雙方頗有些誤會，到了去年二月間，法國就跟義國成立一個羅馬協定。聽說因為訂了這個協定，兩國消除誤會，增加友誼，所以法國能夠從他的南邊國境，撤回十五師軍隊，去充實東邊的國防。自從這個協定訂立後，跟着就同蘇聯開始談判，要訂立一個互助協定。就在那年五月間正式公布，現在已經批准了。法國除了這些朋友以外，他所最重視的朋友，當然要算是英國了。別的不要說，單說法國對於遠東問題的態度，就可看出法國對於英國，是十二分重視的。法國一部分有力的輿論，認為英美兩國合作起來，去

對付遠東問題，這就是遠東最大的危險。兄弟揣度這個論調的用意，就是不要英國分心去管別地方的事；就是要英國專心與法國跟法國的朋友合作，應付歐洲的局面。即此一端，已足證明法國要仰仗英國之處之多了。可是法國有了許多朋友，訂了許多條約，他還覺得不夠保持他的安全。他覺得紙片上的保障，總不及鋼鐵的有效，所以一面在他東邊國境一帶，地上地下，多築了極堅固的防禦工事；一面增強他的陸海空軍。有一個時候，法國的空軍，要算是世界上最強最精的空軍了。諸君現在可以明瞭，法國自從歐戰以後，他的一切內政外交政策，多是就安全兩字做文章。這個政策，我無以名之、只好叫做安全熱！

其次說德國。德國自從歐戰打敗，對於凡爾賽和約，只好忍痛接受。可是德國的民族，是決不甘心屈服的。他接受和約，不過是要一個喘息的機會。他一方面求和，並且跟西歐各國攜手，簽訂洛卡諾公約，加入國聯；一面運用了靈巧手腕，先把賠償問題解決；一面就在軍縮會議。得到了原則上的平等待遇；一面暗中準備，實行他的整軍經武大計畫。我相信等到三年前希特勒上台的時候，德國的陸空軍備，已經準備得有相當基礎了，到了去年三月，他竟毅然決然宣布決定組織三十六師團的陸軍，恢復了徵兵制度。跟着在六月間，和英國單獨訂立海軍協定，到了本年，又向萊茵河解除武裝區域進兵。此後還有什

麼好戲？誰也不敢說。有人說：第二步，或許發生德奧合併問題，這也是有可能性的。總而言之：這個十五六年德國的政策，是一貫的，是成了一個整個計畫的；並不是直等到希特勒上台，纔要增加軍備，纔要和平平等條約奮鬥。諸位對於德國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派到法國去簽和約兩位代表的大名。想必猶能記憶。這兩位，一位叫做摩勒 Miller，一位叫做白耳 Pie，可是這兩位德國人，並非不愛德國。後來還有一位大政治家，叫做施確來施孟 Grossmann，他是主張和法國攜手，可以叫他親法派，可是他並非不愛德國。他們三位之愛德國，跟希特勒愛德國一樣。不過時代不同，所以主張和行事亦不能相同了

。可是他們所唱所演，就是這一齣戲，不過有前本後本之分別罷了。最近，我聽人說德國宣傳部長葛班爾 (Goebbels) 說，德國是向不輕易發表宣言；德國若要發表宣言，後頭就有幾尊砲在那裏，這句話，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說起英國的政策，就有和別國不同的地方。英國人常說：英國的國旗，在二十四個鐘頭裏，常有太陽照着。所以他對於全世界的事，多少都有些關係。別國的利益，就不如英國這樣多。美國的利益，固然不少，然而還不能與英國相比。那末，英國的政策，總要維持世界和平。他要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就要維持並增進他的自治領域暨殖民地的好感。原來英國的殖民政策，是手段最高

眼光最遠的。他在歐戰後，先把自治領域暨殖民地之外交地位提高。不但一切國際會議，他們多可在平等基礎上派遣代表，不但他們多成了國聯會員國，並且他們可派駐外使節，並與別國訂立特種性質的條約。至於他們的自治權是極廣泛的，如愛耳蘭自治邦之成立，是一個極顯著例子。第二英國就不願意歐洲大陸有一太強之國。譬如德國恢復徵兵制度，及向萊茵河非武裝區域進兵，兩件事，就法理論，明明是片面破壞條約舉動；可是英國應付方法，總是採取一種不即不離態度。甚至政府及輿論方面，不是說，國聯的功用，並非在維持現狀，便說，凡爾賽和約，德國本非以自由意志簽字的。這種態度，這種論調，

要說他不是同情於德國，是誰也不能相信的。要是德國強了，那末，他的對手方；當然不能太強，這是顯而易見的。第三英國是要保持他的海軍地位的。英國因為英倫三島，原料不能自給；而他的屬地，又如此之多，如此之遠；所以必須要靠海軍，保護他的海洋交通大道。況且居今日之世界：要維持大國的地位，非有強有力之海軍不辦，這是人人都曉得的。所以英國在歐戰以前，他的海軍。以能敵兩國的海軍為標準。到了歐戰以後。因為形勢變更，又經過了華盛頓倫敦兩次會議，對於英美日本三國海軍力量，是以平等為基礎的。說到這裏，不能不先補充一句話。因為華府會議，關於主力艦，規定以英五美五日本

三為標準。倫敦會議，關於輔助艦，規定以英十點一美十日本六點三為標準。雖數字有多少，可是三國海軍所負之使命，其範圍本不同，那末，實際上是以平等為基礎的。假使有一國，不顧海軍所負使命的範圍，強求數字上之相同，結果反要造成不平等的狀態了。去年倫敦會議，對於這點，頗有詳細研究與辯論。不幸日本退約，這兩個海軍條約，到本年年底，就要滿期。雖其他海軍國，即英美法三國，勉強簽訂了一個極活動的新條約，但是等到華盛頓倫敦兩舊約期滿以後，各國是否不致競爭造艦，誰也不敢預料了！可是有一點吾們知道的，就是英美兩國的海軍，決不成對峙形勢。究竟這兩國海軍，乃至全世界



海軍，能否合作起來。去主張公理維持世界和平，非兄弟能斷定了！

兄弟對於英國的政策，列舉以上三點，言之不憚其煩，就要表明，世界上凡有一個問題發生，英國因為關係太大，牽涉太多，所以英國一切舉動，多是非常謹慎，結果，就不能得到一般人理想中所希望的功效，這當然是很可惜的。可是英國近來有極大的覺悟，他對於增強國防一層，非常注意，而對於海軍，尤為注意。假使兄弟所知無誤，英國最近的造艦程序計畫，大致如下：即（一）一九三七年份，加造主力艦兩隻，（二）改良現有各艦，（三）加造巡洋艦至七十隻之數，本年即加造五隻，（四）驅逐艦暨潛水艇逐年換新，（五）加造

航空母艦等等。現在英國主持公理維持和平的使命，固然遭了一時的失敗，此後吾人惟有望其得最後之成功而已。

除了英法德三國而外，尚有蘇聯義大利兩國的政策，亦當簡單的講一講。德國是歐戰打敗的國；帝俄也是歐戰打敗的國；義大利雖是打勝的國，可是軍事上並未得到勝利，而且在巴黎和會中，他的要求，亦未獲如願以償。所以他們三國，各別的感覺到他們一定要採取一種制度：可以振作人心，可以統制並且運用全國資源。換言之，可以把全國的精神和物質，下一個總動員令，去辦到富國強兵四個大字。兄弟個人看法，無論是蘇聯的共產主義，或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或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或

一黨專政，或簡直是個人獨裁；最後目標，無非和別國一樣，要做到富國強兵。這是天經地義一定不易的道理。

諸位試看，當蘇聯起初革命的時候，他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全世界總革命等等。這些口號，是何等可怕的。蘇聯政府頭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辦重工業。什麼叫做第一次五年計畫，第二次五年計畫，多是要辦這樁大事。到了近年，尤其是一九三一年以後，蘇聯忽然有重大的覺悟。他不但是和他向來所稱為帝國主義者攜手，並且加入了他向來所認為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集團的國聯。在表面上看來，蘇聯的政策，是前後矛盾的。但是我們仔細一想，可以知道，這也是一個一

貫的政策；因為在這幾年國際環境之下，蘇聯若不與英美法等國攜手，那末他的富國強兵大計畫，恐怕要遭阻礙了。所以他的前後政策，實在並不自相矛盾的。況且凡是大政治家，只要拿大公無私的精神，去替國家做事，即使前後有些矛盾，也是無妨的。

說起義大利，吾們就想到阿比西尼亞的事。這個事，我隨後再講，現在暫且不提。我剛纔說過，義大利是巴黎和會失意的國。他在歐戰的時候，軍事上暴露了不少缺點。他自己感覺到國民不能振作精神。而他的內政上也有多少應加改革之處。在歧路徘徊，萬分沈悶的時候，就有墨索里尼出來當國。他實行了個人獨裁十幾年，義大利的種種成績

，實在不少。墨索里尼的政策，是要恢復羅馬古代的光榮。他把義大利全國軍事化。他把義大利全國總動員。他在他的『法西斯的政治和社會主義』一篇裏，曾經說過：『惟有打仗，纔能夠把人類所有的力量，十二分加緊的磨鍊出來』。所以他命令，凡小孩從入歲起，就得要教他跟兵接近，讓他知道人生真正的意義，就是戰場。那末他經過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後，他要看看他訓練的軍隊暨他領導的義大利全國國民，究竟是否可以一戰。在這個時候，就有那阿比西尼亞適逢其會，做了墨索里尼的軍隊的大操場。不過墨索里尼的政策，充其量，究竟會不會和別國的政策，發生衝突，那末，兄弟要請諸位去仔細研究。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旅歐三年之

十

感想，美國當然不在演講範圍之內；可是講歐洲的政局，不把美國的情形，附帶說幾句，總覺得有一點欠缺，所以也要簡單的說幾句呢。原來現代戰爭，欲求得最後勝利，除了靠軍備武器而外，還要靠科學智識和一切資源。美國是這個三要素全備之國；資源尤為豐富。單說煤油一項，假使美國對於任何交戰國，實行禁運，恐怕就要制他的死命。當歐戰時候，在美國未加入參戰以前，英法等國與德奧等國的勝敗，實在未可逆觀。等到美國加入以後，德國的資源，因加緊封鎖而斷絕，英法等國的資源，因盡量接濟而增加；所以形勢就完全轉變了。在美國剛向德國宣戰的時候，當

時有一位專家，預料從美國參戰那一天起，過了一年，德國就要屈服。他的見解，是這樣的。在一九一七年春天的時候，德奧等國的經濟能力，與英法等國經濟能力，大約相等；自從美國加入以後，德國的經濟能力，就比他的敵國減少了三分之二，但是美國把他的作戰能力組織起來，計算需時一年，所以這位專家預料一年後德國一定打敗，果然，美國參戰後，過了約一年半的光陰，德國就打敗了。可見美國地位之重要，當時如是，今後亦然。但是美國所得歐戰之教訓，是非常悲慘的，因此美國現在抱定宗旨，以後世界上無論何處有戰事發生，他總是守中立，決不加入。他現時和今後要守的中立，可稱為消極的中

立。這麼叫做消極的中立，就是他對於任何一方交戰國，都不把軍火和作戰原料賣給他，假使美國人要做這個生意，那末，讓他自己去冒險。甚至交戰國的商船，亦叫美國人不要去坐，假使他們要坐，亦是自己冒險；政府不予保護。政府想用這個方法，避免 Lusitania 沈船事件這一類的糾葛，藉以避免捲入戰爭漩渦。但是有大規模戰事的時候，即使美國實行這種中立政策，究竟能否避免捲入漩渦，這是很難說了。美國在中日問題初發生的時候，他的宣言很多，結果，就有司汀生的不承認主義；這個主義，並為國聯所採用，但是這個不承認主義，究竟有多少效果呢，想來諸位也多知道了。等到羅斯福就總統任後，他

只說他的外交政策，叫做睦鄰政策。他因為美國受了不景氣影響，民生凋敝，所以專心壹志，要實行他的復興計畫，別的事就無暇兼顧，連話亦不多說了。可是睦鄰兩個大字，非常簡單，究竟葫蘆裏有什麼東西，只好且聽下回分解。可是他現時正在推行他的大海軍計畫，在去年倫敦海軍會議時，他堅決主張維持華威頓條約的五五三比率；而一面對於推行海軍造艦計畫，則作最大的努力；即對於陸軍空軍的加強化，亦復異常注意。如此，則美國政策之趨向，吾人亦可略知梗概了。

美國的國際地位，異常重要，所以我言之不覺其長。現在根據上文所說各節，把歐洲的局面，簡單的歸納起來，

就可看出近年來歐洲的國際政潮的由來，是由於兩種思想的衝突。一個思想，是要求安全；還有一個，是要求平等。這兩個思想，有人說，一個是要維持歐洲現狀，一個是要變更歐洲的現狀。這兩個思想的背後，還有兩樣最不好的心理狀態；一樣叫做自卑的心理狀態，一樣叫做恐懼的心理狀態。這個心理狀態的英文字 *Complex* 心理學者譯為情意綜。這自卑的心理狀態，就是常常覺得自己不如人家，自己的地位比人家低，總要把自己的地位提高起來。這恐懼的心理狀態，就是常常怕人來欺侮他，或則侵略他，所以要提心吊膽的防備着。無論怎麼樣說法，總而言之，這兩種心理病態，不能設法醫好；這兩種思想，不能

設法調和，而聽其無限制的盡量發揮起來。那末，造成了什麼局面呢？就是各國盡量的增加軍費；盡量的擴充軍備。諸位試想，如果第二次歐戰固然發生，那末總有好幾國難免捲入漩渦。根據最近的統計，這幾國的陸軍，連現役軍人及後備兵在內，大約共有三千六百萬；他們的空軍，大約有軍用飛機一萬二千架；英法義德四國的海軍噸數，依據二年前之統計，約有二百四十多萬噸；如果加上美國的一百一十八萬多噸，和日本七十九萬噸，那末，一共六國，約有四百三十九萬六千噸。諸位試想，各國有這麼些軍備，並且天天有增無減；加之世界上的不景氣，現在情形，雖比以前略有進步，但是各國失業情形，依

舊是嚴重的很，各國的工商業和航業，依舊不能恢復原狀，而各國對於貿易的障礙，也是有加無減，幣制上的紊亂，總是想不出一個穩定的辦法。各國軍備情形既如彼，經濟的衰落紛擾情形又如此，那末，要是不出於一戰，打一勝敗，決一雌雄，試問還有什麼其他出路呢？

我在結束今天的演講以前，覺得對於國聯和阿比西尼亞的事，不能不補充幾句話。我剛纔說過，國聯在現時情形之下，決不能完成他主張公理維持和平的使命。我們自己，當然有很痛心的經驗。這一次阿比西尼亞的事，又給國聯一個致命傷的打擊。雖然這一次國聯因為英國的決心與準備，居然根據第十六

條，實行了幾種財政上和經濟上的制裁，總算是一種打破紀錄的事。可是這種制裁的功効，竟等於零。到了如今，阿比西尼亞的國，地圖變色，真是悲慘得很。我現在想起去年底英國前外交大臣賓爾在英國下議院的一篇演說辭。原來賓爾曾於十二月間親往巴黎和法國外交部長賴伐爾擬成一個和平方案，請義阿兩國接受。固然他們兩國當時能否接受這方案，本來是個疑問。况且依照這個方案，阿比西尼亞既要喪失一部份領土，並且政治上受別國的共管，經濟上受別國的管束和侵略，實質上已經變成爲國際宰割品，當然與國聯盟約不符，可是尙保存一部分的領土和自主權。但是輿論對於這個方案，絕不容許。因此

賓爾不得不提出辭職。他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英國下議院聲明辭職，並且解釋他提出和議的動機與用意，他的演辭很長，中有一段，他說：「我要很老實的跟下院說。我想起這個一層。我們如果讓阿比西尼亞相信。國聯可以幫他的忙。比國聯現在實際上能夠做的事多。那末到了最後。恐怕有一個可怕的失望的時候。到了那個時候。恐怕阿比西尼亞就不成爲獨立國了。我想起這一層。我心裏就害怕的很。因此我又想到以往的歷史。我想起從前有好幾次。有受威脅的民族或被侵略的民族。吾們對他表同情。我們表同情是不錯的。可是我們並不把同情心見諸事實。結果只是鼓勵他們。到了最後。這種民族所遭的命

運。比沒有我們同情的還要壞。」這幾句是賓爾所說的話，實在沈痛的很。但是我引這一段話，並不是說同情心不好的，就是說有了同情心，還得要想法子把他實現出來，那末更好了。現在可怕的失望的時候，已經到了。可是國聯已往的歷史，這種失望的時候，已經不止一次了。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國聯的力量，雖然薄弱得很，他的地位，到了今天，雖是到了風雨飄搖的時候，並且有根本改組的傳聞，可是吾們對於國聯，倒也不必過於悲觀。兄弟個人相信，吾們固然不必依靠國聯，吾們固然不應該依靠國聯盟約及其他一切紙片上保障，但是已經有了國聯的組織，應該把他培養起

來，把他的力量逐漸增加起來，把他的地位逐漸提高起來。可是這樣纔可做到這一步呢？這無非是力求國聯普遍性的實現；這就是希望沒有加入國聯的國能夠加入，已經退出國聯的國，能夠再進，現在的會員國，不要退會。這是我個人的希望。假使原來發起的美國能夠加入，或能切實合作，那末，這個不健全的孩子，立刻就能變為一個年壯氣盛的大丈夫了。

在現在這個全世界風雲變幻的時候，吾們中國，應該找那一條路走呢？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我想，我們應該各人養成一種注意國防心理。我們要知道，講起國防，不但是軍界中人負了國防的責任，即無論那一界人，和無論研



究那一種科學的學生和學者，也多負了國防的責任。顧炎武先生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中國，固然絕對沒有窮兵黷武的用意。我們對於任何友邦，絕對沒有排外的思想。可是我們亦不能不謀自己的生存。我們惟一的目的，就是要以公理為基礎來維持遠東的和平。我們四千年文化，別的一無缺點，我們的缺點，就是中國國民的血統裏，太缺少注意國防的成分了；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以後務必要增加這一種成分，如同我們要吃富有維他命的食品一樣纔好。我說這幾句話，諸位也許要批評，說這也是一種心理病態，這個批評，固有相當的理由，但是諸位試想，居今日強食弱肉之世界，要是

沒有國防心理，這麼能夠求生存呢？

最後兄弟還有一句話，兄弟是剛從和蘭回國的，所以三句話不離本行，要把和蘭歷史上的那段教訓，貢獻諸君。原來和蘭在歷史上曾經飽受了別國的侵略壓迫的痛苦。他在十六世紀中年，在奧倫治親王威廉 *William the Silent* 領導之下受了極大的犧牲，奮鬥了七八十年之久，纔得到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後來又受別國軍隊幾次大規模的侵略。到了十八世紀末年，和蘭就被拿破崙併吞了。可是和蘭人一面看準當時國際形勢的推移，一面自己為充分之準備，等到時機一到，就拿出自己的力量，來進行他的復國運動，關於這一段歷史上的事實，兄弟要提請諸位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

7  
801-73

BC  
150.9